

## 延安的颜色

周文英

## 红色延安

“如果信仰有颜色，那一定是中国红！”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，但只有深切感受，才会真正懂得。

最近，赴延安革命圣地研学，短短数天，每一天都被那里发生的事情感动着，忍不住叩问：如果时光倒流，让自己置身那时那地，会不会也像仁人志士一样，勇敢地奔赴革命前线，如果不能，就在大后方提供物资，捐钱出力，倾我所有？每一次我都坚定地回答：“会，一定会！”

从延安回来，吃饭时儿子问我：“这几天有没收获？”我说有。他又问大还是小，我说大。他再问思想觉悟有没有提高一些，我说有。他追问是真的还是唱高调？我说真的！因为置身那片热土，看到的、听到的，不管是革命先烈舍生忘死，还是人民群众积极送军粮、做军鞋，无一不让人感动、感慨、感叹，爱国的情感油然而生，生出愿以热血洒热土的亲情。

吴起县，原名吴旗县，最初叫吴起镇，因战国时魏国名将吴起在此屯兵而得名，后成为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而闻名。20世纪30年代，刘志丹、谢子长、习仲勋老一辈革命家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1935年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，10月21日，毛泽东登上胜利山，在一棵杜梨树下的指挥所指挥了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“切尾巴”战役，后宣告长征结束。

瞻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住过的窑洞，也就是一间房子大小，室内陈设十分简陋，心中感慨万千，什么胸怀天下，什么叫星火燎原，当时的吴起镇只有11户人家，山大沟

深人烟稀少，无法满足大部队7000多人的吃饭和住宿问题，许多中央领导也只能露宿野外，这一仗打得艰苦可想而知。

展馆里有个破旧的水缸，用竹篾箍了几道圈，是三级文物。据说当年红军向老百姓借来做饭用过，火烧时受高温裂开口子，红军向老百姓赔了两块银圆，老百姓坚决不收，后来把那口缸留作纪念，几十年后捐给了文物部门。红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，损坏东西要赔偿，可见这条铁规执行得很到位。

有尊雕塑是一位老大娘半跪在地上，给一位躺着的伤员喂饭。穿着黄军装的漂亮的讲解员说：“这是当地一位老大娘见到受伤的红军，硬说是她死去的儿子，问孩子想吃什么，她这就去做。已经奄奄一息的伤员也真的饿了，也许是想妈妈了，默了好久才小声说，炒——鸡——蛋。大家听了都感到为难，因为这个季节鸡很少生蛋，没想到老大娘找了几条沟，走了几十里山路才得到四颗鸡蛋，当地兴冲冲地把半碗炒鸡蛋端来时，红军战士已经死了。老大娘俯下身，哭着说：‘孩子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娘把炒鸡蛋拿来了，你快尝尝！’”听者无不动容。

在志丹陵园，我们向烈士敬献了花篮，鞠躬致意，听讲解员叙述刘志丹的生平事迹。刘志丹兄妹九人，是当地的富裕家庭，但他一心为民、一心为党，曾是西北军将领，带领人民群众建起陕甘根据地，为革命队伍的壮大作出了极大贡献。不幸在长征途中遇难，年仅33岁，后人为了纪念他，遂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。

像这样以将军名字命名的县名还有子长县、子洲县。毛主席曾在延安大生产三年，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延安插队七年，那一

片土地早已注定了它的不平凡。

## 绿色延安

去延安之前，很多人和我一样，已做好满目黄沙路漫漫的心理准备，担心缺水，甚至得算计几天洗一次澡合适。可透过车窗玻璃，看到的是浓重的绿色，树木、庄稼、碧草，简直和陕南无异，我疑惑地说：没想到陕北植被这么好！

其实心里犯嘀咕，担心这是面子工程，只有沿路两旁才这么绿色恣意。仔细观察想揪出端倪，却感觉不像，远处山坡也是浓绿苍翠，如果能把面子工程做到这种程度，那就不叫面子工程了。

其实有同样疑虑的并非我一个人，同车一位女学员得知后骄傲地说，看来大家对我们延安的了解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书本中，欢迎以后多来哦。

要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，吴起县水土流失面积一度超过全县土地总面积的90%，为了改变这种草木难生、出门吃沙的荒凉局面，吴起率先在全国实施“封山禁牧，退耕还林”，是全国退耕还林封得最早、退得最快、面积最大的县。作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，吴起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全国推广。植树造林要看到成效，至少需10年。如今已经二十年过去了，现在满眼碧绿就不奇怪了。

在志丹县，晚饭后大家相约去河边散步，既是休闲也是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文环境。让人欣喜的是河面宽广，大约有四五十米，像陕南许多流过城区的河流一样，修筑了拦水坝，静水深流，碧波荡漾。跨河大桥下还泊着一只小船，一个简易码头，河岸用护栏围着，防止游人去亲水平台戏水。本以为延

安之河，要么是干涸的小河，要么是浑浊的黄泥水，没想到，这里的河水这么大、这么清！同行者感叹出门太少，视野限制了想象力。如果不是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群操着陕北腔，我甚至都怀疑这是在老家陕南呢。

在南泥湾观光区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株巨大的金色稻穗，沉甸甸地弯着腰，它是景区大门的造型，让人想起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。时值盛夏，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十分惹眼，要知道这种水生农作物现在在南方也不是随处可见。在路上，大家欢唱“花园的花儿香，请我来唱一唱……如今的南泥湾，与往年不一般，不再是旧模样，是陕北的好江南。”没想到八十年过去了，这首歌还如此流行，人人会唱，大家仿佛回到了曾经那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近处的坡地上是已经结了棒子的玉米，长势喜人，田坎上的牵牛花吹着喇叭，似乎在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。沿路有片花海，左边是金黄的油菜，右边是缤纷的格桑花，都可着力地灿烂，养眼怡心。时间所限，我们不能抵达陕北的每一块土地，但窥一斑知全豹，想必陕北的其他地方，早已不是黄沙漫漫的旧模样。山青了，水也清了，听说依托石油和煤炭两大支柱产业，陕北很多地方在全民医疗和义务教育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，人民生活幸福安康，那是一定的。



## 想起故乡(外二首)

左右

总有一个夜晚  
让我彻夜不眠  
总有一盏孤灯  
湿润了晚风的眼

有道是：近乡情更怯  
离故乡越近  
我体外的呼吸  
越来越瞬息万变  
我体内的河流  
越来越奔腾

有一颗心  
如月一般悬挂空中  
它从远到近，  
从傍晚潜入梦中  
把别人的故乡  
变成我的异乡

我从未像今天这样  
因为故乡  
一小撮的馈赠  
让我突然  
失声

## 天竺山

时常惊叹：身体有时像松针一样  
疾驰——从涓涓山涧落下来。  
仙都飘渺的雾  
包围着另外一个自己

坐立不安的石阶，不知何年月  
已经滋长树木的年轮  
青苔和野菊伴着流水的节奏  
微微颤颤地对话。木耳紧张地  
偷听了几句

风像一个顽皮的孩子，掠走  
诗客们心中  
酝酿已久的玩具。赞美和遗憾  
时不时从石缝里蹦出来，丢给  
碧空万里

## 写商州

写它的蓝  
写它荡漾在空中的繁枝  
绿叶。写它浅醉的阳光，轻盈盈地  
铺在地面

写望江楼。在烟雨朦胧中写  
一江清水做墨，十里胜景做纸  
大笔挥就商州画卷

写窗前的龟山胜景。在时间的  
缝隙间写  
写它傍晚的落日  
塔下的丹江  
江面的风平、浪静  
以及草丛中低矮的壮阔

写乡愁。在绿皮火车上写。  
在铁轨上写。在翻山越岭间写  
写它激动的山脉  
写它羞涩的草木感情  
写落日余晖倒映在车窗上  
我的默不作声

## 商洛山

(总第2467期)

刊头摄影 郝军霞



## 冲锋号

张清武

天还没大亮，杨子善便出了门。

半夜时，他家来了很多红军，一个个矮矮的、脸膛黝黑的中年人似乎是他们的首长。杨子善偷偷斜睨了一眼。石阶上站着一个昂首挺胸的哨兵，瘦瘦的肩膀上扛着一杆长枪。

出去干啥，杨子善心里没底。街道里有酒馆，有杂货铺，有十分隐秘的赌场，去哪里熬过这段时光？心里憋闷得很，无缘无故占了他的房子。

那个首长杨子善觉得平易近人。今天清晨悄悄在他床头放了十块银圆，当时他还寻思着，这银圆敢拿吗？他琢磨了好大一会儿，还是没敢拿，光亮亮银闪闪的大洋还躺在那儿。杨子善不时用余光瞟瞟。

出门的时候，他仔细打量了那位首长，神情凝重和严肃的样子让他不安，看样子他们要开会，识趣地离开这点常识杨子善懂。

街道上还很冷清，路面落下来一层薄霜，看起来十分清新，杨子善狠狠吸了一口，胡须迎风飘动起来。

四口的树木裹上了一身白装，树影灰白，一两只野鸡扑棱扑棱飞起来，抖落身上的雪花，又飞到另一处丛林中。

杨子善站在离他家不远的下河口处，望着白雾蒙蒙的峡冷发呆。不经意发现，七里荫的小径上走来一个人。

那人身上落满了雪，远看像裹了一身霜

白。他从树林中突然现身，在地上踩了踩脚。

就在他踩脚的一瞬间，山坡上骤然响起枪声，清脆而尖厉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了好一阵儿。

杨子善被枪声吓得打了一个激灵，哆嗦个不停。

“快，快回屋。”那人冲他吼叫。

可他双腿发颤，哪里还能动。

被那人歪歪扭扭地扶着回屋。八角帽上闪烁的光芒和房间的温暖弥漫而来，急促纷乱的气息稍稍平稳。

“报告，东山坳口发现敌情。”那人急切地报告。

“侦察连呢？发现是哪股敌人尾随而来？”首长问。

“侦察连已和敌人的先遣团交上火。”侦察员说，这股敌人应该是国民党60师。语音刚落，一阵密集的枪声响彻长空。

“会议停止。小魏，快，吹集合号。”首长站起来，从腰间拔出短枪，高高举在手中。

杨子善见首长的样子，心里鼓胀着，霎时神情振奋。他悄悄地挺直了腰杆。

小魏从早上开始，就一直拿着一块红布擦拭着那把黄亮亮的军号。杨子善甚是好奇，上面有污渍啊，凑近细看，一尘不染。

“军长，你断后，让我去。”几个声音抢着说。

“我先带领224团上，你们断后。严防敌

人从七里荫右侧攻上来。”首长言辞简短有力。

首长纵身出门，后面紧随着224团红军战士。

杨子善大声说：“我也想去。”

“前沼泽地危险。”小魏的声音飘来。

“我做向导，抄近路上山。”杨子善大声说。

七里荫山上冷风嗖嗖，寒气逼人。杨子善领着224团战士们攀上七里荫左侧坳口。

枪声一阵紧过一阵，223团的侦察连和敌人打得热火朝天，子弹在耳边嗖嗖作响。

硝烟弥漫，尘土飞扬。

224团战士们匍匐在战壕中。

首长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望远镜观察敌情。在猫头山顶茂密的一簇桦树下，隐藏着敌人的重机枪，压住了火力，致使223团迟迟打不开缺口。在猫头山右侧，敌人的大部队隐蔽在山坳里，有树枝和山坳作掩护，轻重火力无法施展。223团所处之地偏低，下面有敌人密集的子午线，上面有重机枪火力压制，这样下去面临全团阵亡的危险。

一个战士倒下，一个接着上去，一会儿好几个战士倒在血泊中。

敌人恣意疯狂。杨子善看见敌人从山坳里、树丛中突然冒出来，密密麻麻，像野猴子般蹿上山来。杨子善很懊悔，为什么不拿上他的那把猎枪呢？痛击野猴子他最拿手。

他捡了一块石头攥在手里。

## 小说 方阵